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五節

韓秀傳令不准放箭放弩，眼看著老少八位進了石門洞。水八寨、旱八寨的寨主，俱都圍在韓秀左右，齊聲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就是這樣叫他們走嗎？」韓秀將水、旱八寨的寨主叫至面前，附耳說道如此如此，水、旱八寨的寨主聞聽，俱都喜形於色。您道韓秀說的什麼呢？在二老戰四猛的時候，有九龍山放哨的船來了六隻，韓秀暗中遣這六隻船不許揚聲怪叫，暗中搬石頭將石門上的二層洞砌死了。再要想開石門，勢比登天都難。三老五少進了石門洞，往裡走的時候，韓秀先用鋼鐵網將洞口罩住了。網外面又是七股魚叉，蒺藜錘，長箭手，弓弩手。半里來地長的洞，洞中的水比外面可淺，不過是三四尺深，黃三太能夠在水裡走。三老五少走至小門跟前，石翁用毒龍懷杖插在石門底下，用盡平生之力，石門紋絲不動。石翁心中一怔，方才我們三個人進來的時候，莫費多大的勁，便將石門撥起來了，為何此刻撥不動呢？此時金頭虎賈明、黃三太、南俠老王靈，凡用長傢伙的，俱都撥石門。三四個人用盡平生之力連撥五六次，一點兒都不見活動。南俠老王靈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我是白玉祥的老盟兄，他能把我怎樣？我去見他去。」南俠遂返身往西而來，走到石洞口的時候，只見鋼鐵網罩住了洞口，外面層層圍住。南俠說道：「我是白玉祥的盟兄，你們還不叫我出去嗎？」水八寨的寨主說道：「別廢話，你要是再往前走，就用箭射你。」南俠情知多說也是自找無趣，萬般無奈返身回來。

三老五少，在石門前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石翁說道：「咱們能死在陣前，不能死在陣後。若是撞出鋼鐵網，殺一個夠本，殺兩個有賺頭。」老少八人遂向外來闖鋼鐵網，無奈外面一見裡面的人影兒，就亂箭齊發，闖了好幾次都到不了鋼鐵網前。正在此時又由水路來了十隻船，滿船嘍卒，帶領嘍卒的，有飛天鼠秦尤，八寶真人李士寬，和尚法蘭。來到石門洞前見了韓秀，八寶真人李士寬問道：「韓寨主，石洞內現在都是何人？」韓秀將南俠老王靈偷過石門、如何打仗的話說了一遍。

李士寬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韓寨主你這樣將他們憋在裡頭，鏢行人能甚多，萬一來了救應，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了？貧道倒有一計，叫這群老少，不消半日的工夫，便作焦頭爛額之鬼。」韓秀問道：「道爺有何良策？」八寶真人李士寬說道：「九龍山現有九座石灰窯，叫這十隻小船去一隻，前去裝載石灰，剩下九隻去裝石頭，將石洞堵死。石洞中有三四尺深的水，將石灰由石洞口倒下去，用木欵往裡搗碎的，整塊的叫有力的嘍卒往裡擲，石灰見水必像開鍋的一般，然後再用石灰將石洞口圍了。他們三老五少，豈不是成為焦頭爛額之鬼？」韓秀說道：「別位可以這麼辦，這裡頭有南俠王老伯父。我聽我師父提過，王老伯父與我師父乃是刎頸之交，吾焉能出此不義之舉呢？」八寶真人李士寬捻髯微笑說道：「韓寨主，你聰明伶俐，人稱韓小帥，今日為何上這個當呢？南俠老王靈要活著都八十多歲了，他早就死啦。這必是鏢行的能人多，假充南俠老王靈，前來詐九龍山。若不將這群東西置之死地，實為綠林道中之大患，趁此機會不速除之，悔無及矣。」韓秀聞聽此言，也近情理。又有秦尤等在一旁慫恿，和尚法蘭說道：「韓寨主你是老寨主的徒弟，師徒如父子，這群都是害白家的，你若將他放走了，何以面對你的老師？」韓秀這才派船裝石灰運石頭，圍了石洞口兒。此時天已明亮，石灰由石洞口倒在裡面，初時只見石洞口灰氣熏人。工夫一大，石灰的水向裡一流，什麼也架不住了。半里多地的石洞，竟將水溫暖了。裡面老少英雄只熏得難過已極，喘不出氣來。

不表老少英雄在石洞內站立不穩，單表外面砸石門的事情。

原來南俠老王靈將九龍山的秘路告訴了諸葛道爺，諸葛道爺當時就告訴了眾人，說道：「勝旆主這老哥兒三位，恐怕進不去石門，這石門既然是秘路，平常日子無人把守，在這個時候必然有人把守。九龍山不是無能人，倘然有人把守著，這老三位是怎麼去的怎麼回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據道兄所言，黃三太他們無法搭救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黃三太等不是夭壽之相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無人救豈不是枉然？」道爺與勝三爺說了會兒話，眾人俱都在船上休息養神。自南俠老哥兒三位走後，左等也不見回來，右等也不見回來，直等到四更多天的工夫，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咱們別竟傻等著啦，南俠等此時不回來，必然有意外之事，咱們去到石門那裡看看再作道理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之言正合我意，咱們先去四隻船前去探路，其餘的船在此處等候。」於是勝三爺、諸葛道爺、老劍客夏侯商元、孟金龍、鐵飛龍、蕭三俠、孟二俠、蠻子歐陽天佐，八位坐著四隻船，一隻船上兩名水手，直奔石門而來。遠遠望見三尖山，船正向前走，道爺早看見送南俠等來的小船啦，在清水灘停著。諸葛道爺告訴了水手，直奔灘前的小船。一塊兒停泊。諸葛道爺站在船頭，船至灘前尚且七八尺遠，諸葛道爺向灘上縱去。水手將船停住，才知道乃是石灘。後面勝三爺等的船也來到了，兩隻船停在一處。眾人俱都下船，忽然見西面來了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定一人，正是飛天玉虎蔣伯芳。

勝三爺一看，非常喜悅，急忙以手招之，蔣五爺的小船遂也停在一處。道爺問道：「蔣五弟不在鏢局子養病，何以到此？」

蔣伯芳說道：「我若早知道，我就來啦！有這個事，為何不告訴我？要早告訴我，把九龍山的賊人俱都砸成齏粉！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你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了。你看看這是多少俠劍客？俱都束手無策。但是你來了甚好，現在老王靈與石俊山、孔華陽進山內救人去了，一夜未回，咱們一塊探道去吧。」

來到石門前，孟金龍正用降魔杵撥門，傻英雄運動平生之力，紋絲兒也未動。道爺用手一推，猶如長在山上一樣。道爺是人稱別號叫鐵牌道人，在年輕之時專用一個鐵牌，此鐵牌約有五六百斤重，與人打仗之時，可以作盾用，力量最大。推了推一點兒也不動，道爺叫道：「勝三弟，你看看吾早說前頭啦，人家早就有預備了。若是沒有準備，這個石門南俠早就出來啦，一撥就能向上上去。孟金龍有千斤的力量，為何撥之不動？」

正在說話之時，就聽石門裡面有金頭虎喊的聲音。道爺聞聽，口中念了一聲「無量佛」，原來這老少八位被困在石洞之中。

勝三爺說道：「道兄有何妙策速救八位老少出此石洞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方才上清水灘的時候，灘上有鑲的石頭，作成水波浪之形，速速前往清水灘運大塊石頭，用繩子綁好，叫有力量的，扛石砸門。如不然，老少八位必死在石洞之中。」

當時將石頭運來，這塊石頭有七八尺長，三四尺寬。用刀背砸出槽來，兩頭綁上彈繩，一頭兩個人引著彈繩扛起來撞石門。砸到五六下，石門就有了裂紋，砸到七八下之時，將石門砸得粉碎。金頭虎賈明倒霉，被大石頭紫了一下，幾乎將腿紫折。石門一碎，三老五少從裡面奔逃。正是鯉魚脫卻金鉤去，擺尾搖頭再不回。大眾上了船，將船上的石頭推下去。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快走。」大眾在船上更換衣服。勝三爺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人就敢探山嗎？這必是賈明你的主意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不是我，我是後趕來的，我要不來就壞啦，黃金印擲在海眼裡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要大呼小叫。」蕭銀龍遂將比武聯姻，白老太太將姑娘給了屠士遠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勝三爺問道：「印果然扔在海眼之內，為之奈何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要緊，白老太太有一個義子，姓羅名文，在本縣居住。此人有過人的水性，白老太太說，為救白家一門，救忠良大人，救一省七十餘家官員，鏢行要是完案，非此人不可。此人因不願為官，隱居家門，是事不問，九龍山十海島，無論多大水性之人也不能進前，每年九龍山聘請善於泅水之人，在十海島比試水性，惟有羅文可以進十海島游泳。」說著話船已到岸，大眾棄船登岸，由原路而歸。

到了菊花村，進了王宅，回到東跨院上房屋中，眾人淨面的淨面，吃茶的吃茶。工夫不大，擺上酒席。上房屋中勝爺與道爺這一干老英雄，年青的有金頭虎、黃三太、鐵飛龍等。酒至半酣，勝三爺喚聲歎氣叫道：「道兄，黃金印如今落在十海島內，為之奈何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在路上銀龍言說羅文有驚人之能，非此人不能取，你問問大家哪個能聘請此人？有認識更好，無有認識的，再煩朋友，介紹朋友。」勝爺擱退從人等，叫道：「眾位老少賓朋，哪位與羅文是朋友？可以前去聘請？」話言未了，站起一位英雄，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，這個姓羅的，是我的親娘舅，又不是我的親娘舅，也差不了多少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究竟是你什麼人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您知道嗎？我的叔叔死了，將我過繼我孀娘，此人是孀娘的兄

弟。要按過繼說是我的親舅舅，要按不過繼說是叔伯舅舅。我十來歲在少林寺學藝，學了十數年，我叔叔死了，我回家來，將我過繼我孀娘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鬧了半天還是那一句話。你見過你的舅舅沒有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去過兩次，一回住了十幾天，一回住了三天。我舅舅是小白臉，我不服他，我們兩人一過手，小白臉專打黑大漢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你要去請他，能請得來嗎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是我舅舅，為何請不來呢？到那一句話，就把他提了來啦。叫他來了，把印拿來就完啦。」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這樣的人不能辦事。聘請高賢，必須以禮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叫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隆、蕭銀龍、金頭虎賈明幫助鐵飛龍前去聘請高賢。你們六個人到了那裡，必要恭敬，不許放肆，救的是忠臣孝子俠義劍客，全都在此一舉。」

六位英雄第二天清晨起身，直奔羅家林。來到羅家大門前，蕭銀龍問道：「門房有人嗎？」門房中出來一位老者，年過古稀，慈眉善目，頭上青布隨風倒，身上青布大氅，足下青布靴子，銀龍問道：「老人家，這是羅隱士家嗎？」老人答道：「豈敢豈敢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是打十三省總鏢局子來的，現有名帖來拜。」老人說道：「我家主人於前五六天被人請去，這群人說話老奴都不明白，一見面就說『門得門得齊門得？』然後聽我們主人說，門得是問好，齊門得是問全家好。原來這伙人是北邊的達子，請我家主人開墾種地。我家主人說不能離家遠去，這伙達子說，好幾千頃地，非有大人物不能鎮圍場，聘請我家主人費了兩天的工夫。我家主人實在沒了法子了，這才囑咐老奴，外面之事叫老奴照管，內事叫老姑太太主管。臨走說早者二三年回來，晚者五六年也不定，先打江蘇奔北京，在京西北檀柘寺、碧雲寺、臥佛寺、西山打圍，然後再與喇嘛開墾去。」黃三太一聽，就是一個冷戰，非此人盜印不可，就是有日行千里的人也沒法追，名帖也不能遞啦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貴主人不在家，我們也不便進裡面去了。」老人說道：「雖然我家主人不在家，老奴也能款待茶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必騷擾了。」出了大門，二人往東去。蕭銀龍圓睜杏眼，緊皺雙眉，出了東村口。金頭虎迎上來說道：「隱士在家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前三天去邊外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前天咱們要來，那前三天他走啦；那前三天要來，前九天就走啦。你們是臉子白不能辦事，看我的！你們指給我哪個門吧。」三太指給他大門。傻小子來到羅家大門，進了大門道，口中喊道：「小子，這兒姓羅嗎？」老人出來一看，沖天杵小辮，狗蠅眼，羅圈腿，大肚子。遂問道：「壯士您找誰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本家主人是叫羅文嗎？」老人家一聽，心中不悅。有名的人，長了鬍子的，也沒有叫我家主人的名字的。老人家雖然不悅，也不好意思說什麼，遂答道：「是啊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文兒在家嗎？」老人家遂將對黃三太所說的話也對賈明說了一遍。賈明聞聽，冷不防向上一縱，伸手把老家人的鬍鬚揪住，底下用了一腳，將老人打倒，騎在老人的身上，用手擰老家人的大腿，口中說道：「短我二百萬銀子，要一回不給，這回上邊外去了，索性沒有日子啦。」老頭子被擰得哼喚呻吟直嚷。傻小子嚷得更厲害：「羅文的惡奴打死了人，還不救人來？」羅宅院裡出來十餘人，都是長工月工。傻小子母狗眼亂翻，內中沒有羅文，皆因為羅文的長像，賈明問過鐵飛龍啦，傻小子一見沒有羅文，站起來就往東跑。長月工說道：「別叫他走了。」老人家說道：「別追他啦，主人沒在家，別給主人惹禍。」長月工被老人家攔住，賈明跑回來。黃三太問道：「你見著羅文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沒在家怎麼見著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咱們走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他永遠不出門，為何認識口北的喇嘛？此事其中有故，咱們早早的回小王村，單等夜晚探羅宅。要知心腹事，單聽他人背後言。」弟兄們到了小王村店內，喝著酒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早早睡覺。」六位英雄往的是跨院，休息了會兒，天至二更，俱都紮綁停當，二三里地，一伏腰就到啦。輕車熟路，到了羅宅，正趕上老人家手提著燈籠上門，老人家囑咐眾人說：「多留神，主人未在家，主人在家什麼事也不怕。」上完了門，又到後院囑咐婆子媽媽：「多加小心。」然後又到長月工的屋中，也是囑咐眾人：「夜間多加小心。」弟兄們在房上聽得明明白白。又聽有丫鬟與婆子說閒話，丫鬟說道：「咱們主人怎麼不娶妻呢？」婆子說道：「主人練金鍾單鐵布衫，不能成家。」丫鬟說道：「那不絕了香火嗎？」婆子說道：「到二十八歲就娶妻啦。」丫鬟說道：「這一上邊外，要三四年才回來，豈不誤了？」婆子說道：「口外有的是好姑娘，回來的時候，還許帶一位來呢。」楊香五與金頭虎連廁所都找到啦，鐵飛龍說道：「我見我娘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先別見，咱們回店吧。」眾人聽了一回私語，羅宅的家人異口同音，都說主人出遠門啦，一切事多要小心。小弟兄無法，只好回到店中。

眾人都睡覺啦，惟有金頭虎翻來覆去睡不著覺，心中暗想，不出遠門怎麼會去口外呢？第二日，黃三太說道：「咱們回去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願見羅文，我有主意，你們可得言聽計從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只要能見羅文，沒有不依之事。」

傻小子說道：「可得用錢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要用多少錢？」

賈明伸了兩個手指頭。黃三太說道：「兩千兩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要這麼多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二百兩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只用二十兩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現在就有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拿銀子來吧。」黃三太由兜裏掏出二十多兩銀子，遞給賈明。

賈明問了店家，小王村離六合縣有多遠？店家說道：「離此處約有七十里。」傻英雄遂直奔六合縣而去。天到平西的時候，傻英雄才回來。背後背著一個藍布包袱。在眾人面前打開藍布包袱，原來裡面是孝衣一身，白布孝褂一件，白布鞋一雙，紫花布褲褂一身，鄉下的鞋一雙。傻小子說道：「人家非二十四兩三錢銀子不賣，我說就剩二十四兩啦，央求人家半天才買了來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多少錢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二十四兩三錢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可得有天良，值這些個。」出了兩個手指頭，賈明說道：「二十兩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值二兩。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不論多少錢吧，你買這些東西幹什麼？」賈明叫鐵飛龍穿在身上，前去囉家報喪。就說他大爺死啦，這一報喪，必然探出羅文的虛實。鐵飛龍說道：「你爸爸死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這算瞞玩，你連逢場作戲都不懂？再說你管你父親叫大爺，我還給你當使喚人呢。人穿上這身紫花布的衣服，莊稼人做的鞋，你要不這麼著，見不著你舅舅，你就將我勒死。」

鐵飛龍說道：「行啊，見不著我舅舅，我就將你勒死，咱們換衣服吧。」賈明說：「別在店裡換衣服，到羅家林村東再換去。」

鐵飛龍說道：「行啦。」於是眾人遂向羅家林而來。來到村東，鐵飛龍換上孝袍子，金頭虎換上紫花布的衣服，大粗布的鞋。黃三太平生不好笑，一看笑得氣兒上不來啦。

二人進了羅家林，來到羅宅門前，賈明敲門，昨天那位老人家出來啦。賈明裝作山東人的口音問道：「這是羅宅嗎？」

老人家說道：「正是羅宅呀。」鐵飛龍過去給老人家磕頭。老人家問道：「這是給誰穿孝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給我爸爸。」

老人家一怔說道：「快上裡面去吧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鐵飛龍在前，賈明在後，老人家頭前引路。到了裡面，鐵飛龍叫道：

「娘啊，我大爺死啦。」原來鐵飛龍的孀母住娘家來了，老太太聞聽就是一怔，遂說道：「什麼病症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時令病症。」鐵老太太見鐵飛龍說道：「你看看你的命夠多不濟呀，家門不幸，你的父親死了，如今你大伯父又死了。唉，你的命是真苦哇！」說著話，鐵老太太一看，鐵飛龍兩隻眼睛淚如雨下。原來，臨進門的時候，金頭虎給鐵飛龍一塊手帕，告訴鐵飛龍手帕中有咒語，你用手帕一揉眼就流眼淚。原來手帕中有辣椒面，鐵飛龍一擦，眼睛辣得淚如雨下。鐵老太太一看，還是親生自養的兒子，叔叔死了的時候，他怎麼不這樣哭？太太叫道：「老管家，快上三關廟去請你家東家去吧，如今我們大爺死啦，無論如何也得前去奔喪。」鐵飛龍叫道：「娘啊，我大伯父沒死，鬧著玩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孀娘，我們用的是哭喪計！」鐵老太太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金頭虎將自己父親的名字說出。老太太問道：「為何你們作這個把戲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盜印非我羅大舅不可！」鐵飛龍說道：「孀娘，救我勝三大爺，非我舅舅不可！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們說的糊裡糊塗。外面還有人沒有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還有人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趕緊說我請。」老人家遂將黃三太等由東村口請到裡面，老太太從頭至尾問了一遍。蕭銀龍把九龍山十海島盜印之事又說了一遍。蕭銀龍復又說道：「盜印不但能救忠良，並且還能救白家滿門。」並將白老太太內宅許親的事情又說了一番，然後由靴中取出四對名帖，頭一張就是鐵天勝，第二張是勝三爺，第三張是孟二俠，第四張是蕭三俠。鐵老太太一看，這四張名帖有自己的大伯，那三個人也都與自己死去的丈夫是磕頭的弟兄，老太太異常恭敬。看完了名帖，說道：「皆因為九龍山十海島之

事，我兄弟早就有了耳聞啦，因為朋友的關係，幫著鏢行對不住白家父子，幫助自家又對不住鏢行，兩方面的交情，一邊是八兩，一邊是半斤，所以他假作行圍彩獵，為的是避免此事。既然如此，老管家去到三關廟請你家東家回來議論此事吧。」蕭銀龍杏子眼一轉，說道：「嬌娘別讓管家前去，若叫管家前去，羅大舅必然是不辭而別，我們自己去吧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飛龍還不換衣服嗎？」楊香五將小包袱交與鐵飛龍，鐵飛龍與賈明二人在空屋子換好了衣服。老太太說道：「我兄弟平生最聽我的話，你們眾位到村外三關廟將老身的兄弟請來。老身曉之以大義，叫他前去盜印。你們見了他的面，就說四對名帖，姑太太留下了，叫他急速回家。」六位這才出離羅家林，往北走了一里多地。東邊是花家莊，西面大樹林子，樹林子北就是三關廟，廟前有四座石碣，南面也是樹林子，北面是廟。黃三太說道：「咱們拜見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先別拜見，要一拜見就走啦。」六位英雄遂一直進廟中，來到佛殿的東面是禪堂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出一個主意，我在頭前走。」

就聽禪堂中法器敲得當當直響，金頭虎一掀軟簾兒進了禪堂，一看老和尚坐在那裡唸經呢。老和尚有六十多歲啦，耳朵有點聾，金頭虎由背後一把將老和尚揪住。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太莽撞了，快撒手吧！」金頭虎撒了手。黃三太問道：「老方丈，羅施主現在哪裡？」老方丈說道：「羅施主在這兒住了好幾天啦，皆因為貧僧廟中吃素，羅施主吃不下去，他往村內花家莊，到他的徒弟的把式場子用酒飯去了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真叫求人難啊！這個把式場子在村子哪頭？」老和尚說道：「在村子北頭，眾位施主不用自己去，我去請羅施主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不用老當家的去請，我們自己去吧。」六位英雄出了三關廟，進了花家莊，此莊也就有百餘戶人家。六位英雄向南北觀看，進了村莊不遠，座南有一個青水脊的門樓，在門前有磨磚對縫的影壁，影壁前立著大刀闊斧，大蠟桿子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，出家人不說妄言，這不是把式場子嗎？咱們拜見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先別拜見，要一拜見，打後門就走啦。不是我逞能，錯非是我，你們決見不著羅隱士。你們看我的吧。」傻英雄走至青水脊門樓前，高聲吶喊：「小子，這是把式場子麼？帶腿的出來倆！」練把式的都是本村之人，哥們爺兒相稱，也不是正式的師徒，誰愛練誰就練，這群人有練一年半載的，有練二三年的，由院中出來，口中說道：「都有腿，你找誰呀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小子你們這兒是把式場子麼？」這群人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見了誰啦？」內中有一人說道：「幹什麼還用見人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不用見人，你們怎麼這麼字號？我專管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把式場子，是鋪把式場都得見我。」練把式的這群人，都是年青的，眾人異口同音說道：「打他！」跟著就上來一個，左拳一晃右手就打。傻英雄專打二把刀，他將這人右拳捋住，往懷裡一帶，腳下一踹一溜滾。賈明說道：「沒有真傳授，外行麼，這不是白挨打麼？」又過來一個，劈面一晃，底下用了個掃堂腿，傻英雄將腿一把抓住，左手抓著腿，右手在胸前就是一掌，這位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又過來一個，迎面一晃，被傻英雄捋住腕子，往懷中一帶，這位就鬧一個狗吃屎。一連好幾個，都被傻英雄打倒。門前看熱鬧的圍了個風雨不透，這幾個被賈明打得也不敢上前啦。有往裡頭院跑的，工夫不大，打裡院出來兩三個人，有一位口中說道：「進場子就打人，是何道理？」賈明翻母狗眼一看，有一位二十上下歲的，絳紫的六楞柳口壯帽，正頂梁相襯茨菇葉，巍巍亂顛。絳紫的大氅，玫瑰色的短靠，十字絆，腰繫英雄帶，足下燕雲快靴，細腰窄背，臉面是紫中透亮。傻英雄說道：「你是鋪場子的。」此人說道：「不過是鄉下人練點玩藝兒活動身體而已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快叫他們把兵器收拾了，不拿花銷就敢鋪把式場子嗎？這叫什麼玩藝？」此人說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乃赤發小靈官花茂。」賈明是成心口出不遜，當時二人插拳動手。有人往裡就跑，口稱：「羅大爺，不好啦，外面來了踢把式場子的啦！現在花少爺受傷不知死活，大爺您快去看看吧。」羅文聞聽，遂說道：「什麼人好生大膽，敢在這兒無禮？」語畢，站起身形往外走來。黃雪太等一看，原來是一位白面書生，頭戴青線子壯帽，身穿青緞大氅，足下青緞子薄底靴子，年在二十五六的光景。面如白玉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身材也就在六尺來高，這就是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隻牛，上山擒虎豹，下海捉蛟龍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日行千里，兩膀一晃有千斤之力，十三太寶橫練的羅文羅興龍。鐵飛龍點手叫道：「黃三哥，這就是我的大舅。」黃三太聞聽，趕奔進前口稱：「羅叔父，小姪黃三太拜見。」語畢，就要行大禮。羅文趕緊伸手相攬，說：「豈敢豈敢，壯士何人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小姪乃十三省總鏢頭勝英的門徒，小姪姓黃名三太。奉鐵叔父與我恩師等之命，前來下名帖聘請羅叔父出山，搭救忠良與江寧府的七十餘名官員並鏢行的老少，望羅叔父不辭為幸。」羅文叫道：「賢姪，此處不是講話之處，請賢姪到裡邊待茶。」黃三太連連答應，口稱：「小姪男遵命。」羅爺叫道：「鐵飛龍你怎打我的徒弟啦。」鐵飛龍叫道：「舅舅，我不敢使勁，用手一晃。」此時已有人將花少爺攙起。羅爺一看，本是輕微的傷，叫道：「花賢弟你受點委屈吧，這是我一個傻外甥。」列位，為什麼羅爺方才對鐵飛龍說是自己徒弟，此時又叫花賢弟呢？前文書說過，不是正式的教徒弟，都是鄉親哥們兄弟，故此當面只好叫兄弟。

羅爺將六位英雄讓進屋中。分賓主落座。鐵飛龍又與賈明、蕭銀龍、楊香五、張茂隆等引見完畢，有從人獻茶。羅文說道：「不知眾位到此，有失遠迎，望眾位少達官原諒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！小姪男等禮貌不週，羅叔父海涵。」彼此謙恭了一回，羅文遂問道：「方才黃少達官在外面言說盜印之事，但不知此印現在何處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提起來話兒就長啦，我等雖然是奉鐵叔父與老三俠之命，前來聘請長者，這裡面還有一段隱情，皆因白老太太在後寨向小姪男言說，羅叔父您老人家有過人的水性，能夠盜印。叫小姪男見了您的時候，務必提及此事。此印現在被嫉妒的小兒林士佩擲在九龍山上海島，不知下落。我們來了好幾次，均未能晤面。方才鐵老太太言說，已經替您將四位的請帖收下了，請您到家共議此事。望叔父勿辭勞苦！救一救大家之難。」羅文聞聽蕭銀龍之言，口如懸河，心中暗想，鏢行有此少年人物，無怪乎有口皆碑。羅文思想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少俠客有所不知，在下我所有的本領，都是與我義父白大人所學。按朋友交情，要我的頭都行。我故去的姊丈，與勝三爺等乃是聯盟的弟兄，不論什麼事我都能應允。惟有這樁事情，煩眾位弟兄們回復勝三爺，羅文實在難以從命。我義父一生傳授了五人，他老人家三位少爺與在下及韓秀。我的義父看待我們五個人，情同一體，天地君親師，無有五倫，還講什麼朋友？再說，我師父若說羅文我將你養大啦，傳授你的武藝，你來我九龍山盜印，那時我有何言答對？要以武力對待，羅文天膽也不敢！我羅文決不能從命。」銀龍一語不發，三太低頭不語，鐵飛龍的黑臉臊得直發紅，遂說道：「我跟我勝三大爺說啦，您是我的舅舅，到這兒我就將您提去。如今您不去啦，我怎麼回去？」羅爺聞聽一笑說道：「你不能回去見勝三爺，我怎好去見九龍山的人呢？」鐵飛龍性情粗莽，厲聲說道：「九龍山他們是賊，勝三大爺是好人，你要不去，我至死不能見我勝三大爺！您擺一個什麼道吧！」羅爺說道：「飛龍這是你說的？你們鏢行的人都算上，哪一位能將我兜一個筋斗，立刻就我盜印。」鐵飛龍當時就急啦：「我先摔你一個筋斗。」說著話直奔羅爺跟前走來。黃三太說道：「賢弟不許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誰要勸我，我就撞死！」過去就抓羅爺。羅爺說道：「咱們爺倆沒有舅甥之情嗎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論個頭我比你大，論歲數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，誰是你的外甥？」過去就伸手。羅爺說道：「咱們別在這兒動手，這是朋友之家。」

鐵飛龍說道：「咱走。」到了村西大樹林子內。爺兒倆具都用大氅，鐵飛龍過去就是一掌，羅爺閃開，底下就是一腿。羅爺往後倒退，上面又是一掌，羅爺又閃開。羅爺說道：「念起甥舅之情，我讓你三招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不承情哪，那是你沒想起招數來。」黃三太、蕭銀龍二人抱拳說道：「羅叔父務必相讓。」羅爺說道：「我是沒有法子，不得不如此了。」語畢，照定鐵飛龍劈面一拳，鐵飛龍一蔽招，羅爺右手一拳，正打在肩頭之上。列位，這一掌要是真打，必然骨斷筋折！這一掌稍微碰上鐵飛龍的衣服，羅爺便將掌抽回。左手又奔肋骨打去，鐵飛龍一斜身軀，羅爺抬腿踢了鐵飛龍右膀上一腳，稍微一挨衣服，便將腿抽回去了。鐵飛龍腆著黑臉還打呢。

正在動手之際，由南面來了兩匹馬。頭前一匹鐵青馬，馬上一位老者，黑臉鋼鬚，後面一匹銀蟹蓋馬，馬上端坐一人，頷下一部銀鬚，正走到樹林旁，就聽樹林子裡喊道：「你是我的舅舅，我比你個兒還大呢！」就聽馬上的老者一聲吶喊：「蕭三哥，他們在這兒呢！」又說道：「飛龍孺子，為何跟你大舅動手？」飛龍聞聽，縱出圈子外，羅爺止住腳步。羅爺一看此人，並不是外人，正是老二花頭鐵天勝。別看鐵飛龍是渾人，家規可不錯，飛龍見了他的天倫，遂叫道：「老爺子，我大舅非跟我動手不可。」鐵天

勝並不理他，與蕭三俠棄了坐騎，金頭虎與楊香五接過馬匹。您道：這老二位因何來到這裡呢？皆因為六位少年英雄前來請羅文。兩日之久，勝三爺不見回音，正與諸葛道爺提念此事，忽然有家人回稟，現在門外有杭州鐵天勝拜見。勝三爺聞聽，親自接待，弟兄見禮已畢，鐵爺問道：「勝三哥，您的傻姪子來了沒有？」勝三爺答道：「來了。」

鐵天勝說道：「來了我就放心啦！」哥兒倆拉著手進了王宅，與大眾見禮。鐵天勝說道：「您傻姪子由前半個月就來找您學保鏢，他是個渾孩子，焉能學得了保鏢呢？」勝三爺聞聽一樂，心中暗想，他是渾孩子，你向來就沒說過理。鐵天勝又說道：「我不叫他來，他大娘說你別給勝三爺添麻煩去啦。哪知道這孩子偷著跑來了，您弟婦不放心，叫我到鏢局子看看他。我到鏢局子裡一打聽，說您上菊花村來啦，故此我又趕到這裡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饒賢弟，昨天令郎同著黃三太他們五人去請令親羅興龍去了，這場事關係重大。九龍山十海島，盜去黃金寶印，現在擲在十海島內，非令親不能下海泉盜印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勝三哥，羅文是咱們二兄弟的內弟，他們小孩子怕辦不了事。我請他去，到那兒就把他提了來。」諸葛道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，這樣的人簡直辦不了事。諸葛道爺說道：「雖然是至親，為外人的事，他可能推辭，你們三位也去一個人。蕭三爺品行柔和，叫蕭三爺跟著鐵施主去。」於是二人備馬，當時奔羅家林而來。隨後老劍客鎮三山與諸葛道爺也跟了下來，暫且不提。

鐵天勝與蕭三俠進了羅家林，蕭三俠棄了坐騎，鐵天勝並不下馬，直到羅文門前下了坐騎，敲打門環。老家人開門一看，是鐵大爺，遂問道：「大爺您好？」老家人也不敢笑出聲來，直堵鼻子。昨天說鐵天勝得時令病死啦，今天又活了。鐵天勝問道：「你們東家在裡面沒有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出外有事去了，您且等候片時，待老奴回復我家姑太太去。」老家人回到裡面，報告鐵老太太，鐵老太太在二門接待大爺。老家人來到外面，將鐵大爺引進，一看後面還有一位老者，老家人再要回稟也來不及了，遂將二老接進。鐵老太太在中門等候，見了自己大哥，道了個萬福。鐵天勝說道：「自己一家子人，何必多禮？」鐵天勝又說道：「這是蕭三哥。」鐵老太太早就見過，知道是自己丈夫的盟兄，急忙道了萬福，蕭三俠還禮。鐵天勝問道：「鐵飛龍呢？」鐵老太太說道：「到花家村請他大舅去了。」鐵天勝一聽，叫道：「家人別卸鞍，我們就走。他們一群小孩焉能辦事？」鐵天勝頭也沒回，出了裡院。由老家人手內將兩匹馬接過來，將銀蟹蓋遞與蕭三俠，二人出了大門，遂上馬奔花家村而來。正走中途，就聽樹林子裡喊：

「你是我舅舅，我比你身兒還大呢。」鐵天勝一聽是自己兒子的口音，向樹林中一看，爺兒倆動上手啦。鐵天勝一聲喊喝：「孺子敢與你大舅動手。」鐵飛龍急忙跳出圈子外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大舅非要跟我動手不可。」鐵天勝並不與鐵飛龍說話，叫道：「羅賢弟，快走快走，盜印去，沒有工夫說閒話。」羅文說道：「大哥什麼事？」鐵天勝說道：「九龍山的賊把忠良爺的印盜去擲在十海島海眼裡啦，非你盜印不行！你到那兒把印弄出來就完啦。勝三哥現在就為這件事為難呢，聽明白了沒有？快走吧。」羅文說道：

「勝三哥、孟二哥、蕭三哥是我死去的姊丈的盟兄，您與我是至親，高親貴友，前來求我，我應當萬死不辭；然而有一件，老恩兄您知道小弟的本事是與白老寨主所學，白老寨主是我授業師，又是我的義父。九龍山的寨主，多與我是盟兄弟，老哥哥您要我的頭當時割去，九龍山盜印，小弟實在不能從命。老哥哥您另請高明，忘恩負義之事，小弟實不敢為。我若真去盜印，白老寨主不用說別的，就說羅文你真有本事，真能進九龍山盜印，我那時怎能活著？」鐵天勝說道：「我臨來的時候，跟我勝三爺說過了，你家裡著了火，都得先盜印去，你不去盜印，我怎麼回去？」羅文說道：「鏢行有六位先來的，您是後來的，您可推辭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白玉祥與你是什麼師徒？白玉祥是賊！」羅文聞聽心中不悅，口中說道：「好漢不言出身低，我義父是明末的武狀元，鏢行哪位是下過考場的？」鐵天勝聞聽，遂叫道：「羅老二你還不服嗎？你要不去，你得說出一個道來。」鐵飛龍一旁說道：「爸爸，他說啦，誰要兜他一個筋斗，當時他就去。」鐵天勝說道：「既然有這個話，我先摔他一個筋斗。」語畢，甩大氅，挽袖子。